

顾郎

◎ 黄山

辞旧迎新的互致贺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剑同学来,他发我的最后一则微信便是2023年元旦的“新年好”,并附上一幅呆萌的大白兔像。谁知2023年1月3日中午,我便接到启荣兄的电话,告知顾剑刚驾鹤西去,震惊之余不禁扼腕叹息:他以羸弱之躯挺过了新年,可是仍被来势汹汹的疫情一掌击倒,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。

初识顾剑还是在1980年共读于南通工人业余大学中文班。作为“文革”后恢复办学的首批学生,大多来自基层企事业单位,顾剑则是唐闸一家生产自行车链罩的社办厂工人,时年18岁,是班上最年轻的学子,与最年长的同学相差20岁,整整一代人呐。

某日在文化宫电影院二楼上写作课,我恰好与他同座。课间,他将一篇作文示予我,写啥记不得了,只记得文中出现的一句话让我哑然失笑:“我将汽车挡位加了又加,一加再加。”我问他:“你知道汽车有几挡?”他腼腆一笑:“不知道。”见他直爽,我便告诉他汽车挡位分布位置及加挡时机。听我介绍后,他佩服地问我是不是干什么工作的,当知悉我是具有5年驾龄的老司机后,他自责地嘟哝:“班门弄斧,班门弄斧。”赶紧将这外行话当着我的面删改了。

称顾剑为“顾郎”,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小而生怜爱之情,而是逝者为大,写作此文时才采用的尊称。知根知底的同学都知道我等平日称他为“顾狼”,亲切之中透着恐惧,盖因他打牌“稳、准、狠”而著称。那年头,我们时常聚在一起切磋牌艺,先是技术含量低的“跑得快”,后是变幻莫测的“斗地主”。某年炎夏,顾剑约至灰堆坝一座无人居住的二层楼工房打牌,那儿既不隔热又无风扇,我们汗流浹背,索性脱去衣服,只穿一条裤衩博弈。顾剑年纪轻、脑瓜灵,善于察言观色,总揽全局,往往“赢多输少”。冬和兄终于自认患上了“恐顾症”,发出毒誓:不到万不得已,不再与“顾狼”揪。我也有同感,逐渐减少了与他的交往。前年夏天某日,沈刚兄自郑州返乡,相约至宣武兄设在新区的文化咨询公司,那是我们几个学友与他的最后一次打牌。那天,顾剑情绪很好,晚餐时还点了一盆牛蛙,没吃多少他打包带走了。这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聚,此后,顾剑则奔波于京沪求医,直至不治。

1993年,顾剑约我商谈工作调动一事,即从郊区政府广播站调至南通日报社搞经营。他问我为何离开报社记者岗位

去海关,报社咋样?我讲报社锻炼人,海关待遇好,各有千秋,况且我俩没有可比性。郊区广播站平台太小,报社要你去,是看上了你的企业人脉和经营才能,机关越大越好,没啥好犹豫的。结果,他到报社后创收搞得风生水起,后期从事发行亦可圈可点,荣获“全国报业先进个人”和“杰出经营者”称号。后来,他告诉我将参与报社新大楼的筹建,我不懂基建,但懂得廉政,好多项目大楼建起来,人却倒下去了。我告诫他千万千万要把握好权钱关系,不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大楼奠基后,他就离开了基建办,我也就更放心了。

此后,顾剑援疆至伊犁日报社,负责报业经营业务,成绩斐然。我亦常居苏州,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,仅在各自假期重合时吃过几次饭、打过几次牌,况且我“恐顾症”未愈,都是他做东约请,其间,我还婉拒了几回。前年夏天,冬和兄、启荣兄与我在段家坝小聚,聊起拟在2024年出一本中文班同学毕业40周年散文集,还曾打电话约顾剑前来共商此事,但他因故未能前来。其实,他此时已离职回通,着手治疗黑色素瘤的术后转移。启荣兄闻讯后,立即联系我们提前编辑出书,并将顾剑文章置于首位,争取让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文集出版。

治疗期间,顾剑得空先后写作了十余篇回忆至爱亲朋的叙事抒情散文,并从微信中发我征求修改意见。尽管他难得捉笔作文,可功底还在,除少数错别字以外不必“动手术”,最后一篇是《求医难》,原题是《酸甜苦辣求医记》,我认为求医苦,哪来甜?遂建议改为现题。这最后一篇文章未能收入班级《一路同行》的文集,因那时书已付梓,成为遗憾,但他所有的散文均及时被《江海晚报》副刊在显著位置采用,顾剑很是欣慰,夸奖编辑“给力的”。《一路同行》成书后,终于在他逝世前20天送到病床前。我想,他还没读完就走了,于是给料理丧事的陆军打去电话,嘱其在顾剑手边置上一本,好让他到天国继续捧读。

2023年1月3日,顾郎的人生止于这一天,终年六十有一,天妒英才,令人心痛不已。想想与顾郎相处的点点滴滴,觉得应该为他写几句念想的话,以速写的手法,讲述与故人的一段历史,寄深情以低唱,写复杂于浅薄。

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,亲疏各异,相濡以沫或擦肩而过,这都是缘分。有缘而发,于是,我在顾郎周年之际,写下这篇祭文怀念他。



江湾百舸

◎ 吴有涛

他们也是奋斗者

◎ 幽子

他们来自偏僻的乡村或者城市的各个角落,他们服务于繁华的都市却远离了熟悉的故土,来到陌生的城市,寻求生活的来源,寻找生命的寄托,寻觅人生的价值。

因为年龄、学历或其他原因,他们处处碰壁,体面的写字楼,关闭了大门;整洁的办公室,拒之了门外,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,凭借自己的优势,出卖强健的体力,干着“体面人”不屑一顾的肮脏而劳累的活计。他们是码头的搬运工、工地的建筑工、楼层的清洁工、房屋的修理工、土窑的制砖工、管道的铺设工……

他们有的居无定所,没有稳定的工作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上家做完了就得寻找下家,接不到活计的时候,整天在桥边、在街口徘徊、守候。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……他们的神态不再安闲,房东催着交房租,孩子学习要学费,老人看病要药费。烟不抽了、酒不喝了,一日三餐节省成了一日两餐,但终归无济于事,他们焦灼着、沮丧着、懊恼着,“唉,钱少就少点吧,有活总比没活强。”于是,暗下决心,一旦有活计,决不挑三拣四,哪怕放下尊严,舔着脸皮,也得再挣点钱。

年轻时曾经艳羡于城市的高楼大厦,睥睨着乡村的低墙小院,城市的霓

虹灯闪烁着炫目的光亮,大街小巷流淌着梦幻的色彩。游离于城市与乡村的尴尬,使他们一度丧失了生活的本真。

尽管半天的收入只够在星巴克点一杯咖啡,他们却不吝尝试这样的奢侈。一月的辛苦,丢失在深夜的酒吧,声嘶力竭的狂吼,疯癫如魔的蹦迪,消耗着热血沸腾的身躯,污浊不堪的空气里充斥着雄性的荷尔蒙。沉浸在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里的年轻人,不知道身居何处?今夕何夕?

当旭日从天边冉冉升起,疲惫的身躯蓦然惊醒,新的一天已然来临,凌乱

的房间,单薄的被褥,抵不住冬日的寒凉。等到步入中年或老年,他们更渴望回到温馨的家园,故园有温暖的被窝、可口的饭菜,有年迈的爹娘、幼稚的孩童。正是因为家中的亲人,他们才有了漂泊的动力,他们才有了奋斗的目标。

在一片城乡接合部,看到路边的拖拉机旁,三个民工借着农家未来得及拆卸的一堵旧墙,就着地上的一块木板,蹲在那里,一个稍显年轻的小伙捡拾着枯枝残叶生起了火堆,他们围着火堆打起了方牌。在这样寒冷的早晨,-9℃无遮无挡的露天,他们也许是等着主家开门运货,也许是根本无

货可运,可又不甘心躲在出租屋懈怠一天,唯恐错过了一单,于是,用这样原始而粗陋的方法取暖,用这样简便又轻松的娱乐方式打发时间,消磨着萧萧残日,消磨着瑟瑟寒夜。

前面一家工厂正在装潢,载着材料的货车隆隆驶来,敞篷车厢里兄弟二人,一上一下,卸下整整一车的货物。而室外作业的小工,裹着破旧的棉袄,正在奋力地搅拌,凉水都要结冰,混着热水搅和,几个大汉将木板从楼下扛到楼上,外置的不锈钢楼梯咚咚作响,冰冷的扶手让人不忍触摸。

窗外寒风凛冽,落叶缤纷,呼呼咆哮的风肆无忌惮,透过窗棂、透过门缝,侵袭而来。躺在硬板床上的汉子,听着一夜的北风,辗转难眠:要过年了,得给老人准备过冬的棉衣了,不然爹的老寒腿又该犯了;得给媳妇换部新手机了,不然视频聊天都瞧不清她的脸了;得给孩子买件心仪的礼物了,不然小家伙又要哭鼻子了;还有孝敬岳父的烟酒,还有带给弟妹的特产,还有七大姑八大姨,过年走亲访友的费用……

冷,彻骨的冷;寒,透心的寒。羞涩的行囊,掩不住归家的期盼;艰辛的劳作,载不动故园的沉重。

他们是追梦人,他们也是时代的奋斗者。



你走入我生命的芳草地

◎ 陈天勤

自从你
走入我生命的芳草地
我的原野
在苍茫里充盈
饱满和丰富

你的足迹
每一次的经过

都有星星的动人
与月光清丽的节拍
在季节的天空
璀璨夺目

白天、黑夜
你的身影
总是和

一草一木的风吹而动
一片叶摇出露珠
我看成你的喜悦
一朵花绽放
义无反顾
我就看见了
你的笑容